

私の男

我的男人

〔日〕 櫻庭一樹 著 林青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私の男

我的男人

(日) 櫻庭一树 著 林青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男人/(日)樱庭一树著;林青华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2

ISBN 978-7-5327-4991-1

I. 我… II. ①樱… ②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4030号

WATASHI NO OTOKO by SAKURABA Kazuki

Copyright © 2007 by SAKURABA Kazu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 2007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soft-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AKURABA Kazuk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, Japan and BAR-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本书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翻译、出版

我的男人
私の男

[日]樱庭一树 著
林青华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刘玮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图字:09-2009-400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140,000

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91-1/I·2080

定价:28.00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6834427

目 录

第一章

2008年6月

花和旧相机

—001—

第二章

2005年11月

美郎和旧尸

—065—

第三章

2000年7月

淳悟和新尸

—127—

第四章

2000年1月

花和新相机

—169—

第五章

1996年3月

小町和风平浪静

—251—

第六章

1993年7月

花和风暴

—303—

第一章

2008年6月

花和旧相机

我的男人一边慢慢撑开偷来的雨伞，一边走向这边。下午六时后的银座大街上，夜幕降临得比日暮略快。沥青路上亮晶晶的水洼，被他的旧皮鞋踏得水花四溅。湿漉漉的他向我接近，把偷来的伞举向我——我正紧贴商店橱窗避雨。明明是偷伞人，举止却潇洒自如，有如落魄贵族般优雅。我甚至可以断言他的姿态更为优雅。

“恭喜新婚，花。”

男人把我遮在伞下，拉近我的肩膀，说道。我心不在焉，只是含糊地点一下头。在脑海里，我把他走过马路来到约定地点的模样，倒带般重放了几次。瘦弱高挑的模样。凌乱的长发在肩头摇晃。虽不年轻却姿势优美，不成样子的便宜西服穿在

他身上，也就不显寒酸。我觉得他不像年届四十、百般无奈的无业之人。他抬头仰望天空，昏暗的天空吧嗒吧嗒地下起骤雨。也不知是今天第几次了。他从画廊入口的伞架上，毫不迟疑地抽出一把与四十岁男人不配的大红花图案的雨伞，一边动作优雅地打开，一边走过来。看见正在避雨的我，他微微一笑。受过伤的皮肤挤出皱纹，眼睛下面皱巴巴，正可谓一塌糊涂。而我——花呢，此时二十四岁，对老旧之物怀有轻视之心。此刻心中兼具一丝轻蔑和无法言喻的怜爱之情，脸上似笑又似哭，跟随他走。避雨的商店橱窗，是我喜欢的意大利名牌的银座总店，这品牌的新款手袋，此时就夹在我腋下。我感觉挤在橱窗里的品牌货正责备我，因为我为一个大龄、穷困男子的到来而欣喜。我的心绪随之乱纷纷。

“恭喜你结婚，花。”

“谢谢你，淳悟……刚才偷伞了吧。”

看我生气，他不解似的看看我。皮鞋湿淋淋。肩头也因雨势加大开始濡湿。淳悟对自己毫不在意，伞都遮挡着我。我的茶色长发，连发端也仔细卷了。齐膝的喇叭裙。皮草手袋。他让我的这些宝贝无一淋湿。淳悟自己在我面前转眼间被雨粒打

湿。我悄然将目光从眼睛下堆起皱纹的那张笑脸上移开。——老式、优雅却惨不忍睹的男子透着连绵雨水般潮湿的气味，这十五年来一直如此。这就是他的体味。

“我想，不能让你淋着雨，花。”

低低的嗓音有点颤，仿佛觉得饶有趣，雨伞之下，两个肩头同时凑近，走在略显昏暗的林荫大道上。每次仰望他的脸，心就阴沉下去，却因肩头的轻轻触碰，身体就不由得欢喜起来。不过，这种喜悦并非此时此刻感觉到的，仿佛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可怖的泡泡。肩头又悄悄触碰了。从前我小小的，靠近他，却连脑袋也够不着他的肩头。时光转瞬即逝。

二人如同漫无目的地并排逛着。迄今为止都是如此。这样走着，开始觉得今后也会这样……本该结束于今晚的。

因为淳悟一言不发，我就小声嘀咕：

“明天都要结婚了，今晚要是感冒了，不就惨啦。”

自己的声音比预料的低得多，且颤抖着。

“哦。”

“可得脸色通红，流着鼻涕穿新娘礼服了。”

“嘿嘿。”

“……笑什么呀。你这个人，什么都觉得有趣。”

“嘻。”

“只会笑。你总是这样。”

淳悟眼睛下面挤起皱纹，又默然微笑了。我也咧一下嘴角，给他一丝笑容。

二人就此不再说话，漫步在雨势加大的林荫大道。我没淋雨，他已湿透。偷来的大红伞侧向一边，角度倾斜得令人吃惊；红伞一步一摇，顽固地护着我一人。

因为太长时间一起生活，我和我的男人，现在已不大交谈。充满好奇心和亢奋的温柔时期，已是六七年以前，早已过去了。剩下的，只是类似偏执的情爱般的东西。以及只此人才有的类似信仰的——确信。不过，对于没有上帝及家人的我而言，这曾是无论如何都必要的。从某个时候起，我变得很依赖，不久，就离不开了。

傍晚的林荫大道上，尽管下着雨，却是人来人往。多次与亲昵的二人男女擦身而过。这中间，有多少人能相信，此刻在对方的，是自己的唯一？擦身而过的人们，一定、一定各有自己的情况吧。不过在我眼中，他们都很快乐，在雨中匆匆

赶往自己的目的地。

终于抵达与结婚对象约定的西餐馆前。淳悟小心地收起雨伞、注意不弄湿我，我没理他，闪身进了餐馆。宽敞的餐馆，白色的墙壁令人目眩。里头的桌子前，尾崎美郎孤零零坐着。他是我明天结婚的对象。小小的个子，包在做工精良的西装里，那模样显示了良好的教养，充满清洁感。他仔细看看腕表，眉头微皱。那样子让我感觉我们似乎迟到了。从后赶上来的淳悟靠着我的肩膀，说话声里好像强忍着窃笑。

“尾崎——君。”

美郎抬起脸，视线从腕表转过来，看着我们。他笑一笑：

“岳父大人！啊，太好啦。还以为你们会不会遇上交通事故了。”

“花总是那样的。就不爱守时。你已经知道了吧。”

我不由得耸一耸肩：你自己也迟到了啊。在美郎对面落座时，淳悟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我身边，肩头又碰在一起。很喜欢的、雨水似的气味蹿入我鼻腔。身体又不由自主地开始为这男人的气息而欢喜。我皱着眉头，悄悄低下头。

“岳父能出席我们的婚宴，真是太好了。花这边没有其他

亲人，我家也好，公司方面也好，都是一大帮……”

淳悟目光游移，对说话的美郎并不感兴趣，只是不时点一下头回应。

腐野淳悟是我的养父。他领养我远在十五年之前，现在已是相当遥远的、在时光另一头的记忆。那时我们不在东京，而是在另一个城市，某天起便一起生活了。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，因地震而突然失去了家人。淳悟虽是远亲，但经过几道复杂的手续后建立了领养关系，成了我的养父。八年前，在淳悟三十二岁时，我们搬来东京。然后，我长到了二十四岁，明天要结婚了。

我不知不觉长大成人，赫然发现已很接近养父和自己相遇的年龄。那时候，为何腐野淳悟特地要领养一个拖累人的小学生呢？小时候，自以为养父的心思我都明白。不过，成了大人之后，我变得一点也不明白了。时光越是流逝，过去年轻时的淳悟就越是成谜，像沉入水中一样渗开、远去。淳悟这个男人过去的选择也好，今后的行为也好，我都不明白。唯一确信无疑的是：散发出雨水气味的养父，才是我的男人，这一点毋庸

置疑。

美郎游刃有余地侃侃而谈之时，菜上桌了。白碟子中央，鱼和蔬菜摆得很好看，如同一幅现代派拼贴画。美郎讨好地说着：“由大男人一手养大女儿，这我肯定做不到的呀。男人有一大堆事，自己的女儿，无论如何得竭尽全力……不过，还是难以想象。”此时淳悟的半边脸慢慢扭歪了。看似在笑，也许并不是。便宜西服包着的长腿，从椅子往外伸出，如同一个剪影。侍者不时绊在腿上，差点摔倒。每逢此时，淳悟便挺快活似的独自笑一下。

“不，我是个闲人。”

“……闲人？”

看来这个回答完全出乎美郎的意料之外，他不知所措地反问道。

“总之嘛，那时我很空闲，以至于随意捡了个陌生孩子来养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！二十五岁的男人很空闲——不可能啊。”

“然而，就是如此。那是你这样的男人完全不了解的生活。”

我二十五岁上，就只有无聊。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对吧，花？”

“撒谎！”我拿他没办法，轻轻耸一下肩。淳悟便不再说话，肩头挨过来，定定注视着我的侧脸。我身体里头又翻腾起可怖的泡泡，呼呼啦啦地喧闹起来。

忙得团团转也要出席家长会、笨拙的手要制作便当盒饭、洗洗涮涮、一闹病他就慌，——逍遥的独居房间被一个小小闯入者折腾得够呛，一想起他那张脸，我就暗笑起来。九岁的女孩，对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而言，就是个恶魔。他竭尽全力来抚养我的时期，是他人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吧。假如他被问及是否希望让时光倒流，他一定会苦笑着摇头吧。

“我也觉得很意外，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。从前难得一见这样的人。对小孩来说，是最理想的保护人了……真的。”

带着几分调侃，我嘀咕了几句。遥远的过去，变成了漆黑的波澜，和怨恨般的晦暗情绪一起复活过来。淳悟低下头，然后歪着半边脸笑一笑。坏男人的笑法。他一边拿餐刀胡乱切肉，一边自言自语般道：

“哈，没感到厌烦。”

“虽然够呛，但他看起来蛮快乐的。很疼我。那时我可喜欢爸爸了。”

“在那小镇上，那时只跟花有血缘关系。我只有一个小不丁点儿的你。血浓于水嘛。领养之后就感受到了。所以嘛，不自量力地忙开了。也特别开心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……”

尽量想说得若无其事的，但答腔还是带了一丝颤音。

西餐馆里人多起来了。因为声音嘈杂，彼此说话难以听清。淳悟一如以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进食的模样。吃得一点没剩了？量足够了么？他带黏性的视线，舔遍了我咀嚼食物的嘴角。

邻桌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美郎的话终于进入正题。话题是明日的婚宴。

“上次电话里麻烦您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婚礼上新娘子要佩戴四种东西：家传的老物件、适合开始新生活的新物件、从幸福的人处借来的物件、蓝色的物件——据说这样很吉祥喜庆的。就是那个 something four 的说法。嘿，虽然不是日本的风俗，但挺罗曼蒂克。”

“……罗曼蒂克。”

淳悟眼盯我的嘴角，用强压住不笑出来的颤声应道。美郎眉飞色舞地继续说道：

“对呀。我跟花商量，因为对新娘是很特别的人，所以能从岳父那里得到一件东西就好了。事到临头忙忙乱乱的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准备婚礼这件事，比预想中忙多了。亲戚方面、公司方面都要费心思，而花又对这些琐碎事没有兴趣。”

“Something old, something new, something borrow, something blue——对吧。”

淳悟的唇离开酒杯，嘴角浮现出讽刺的神色。我很清楚这个男人从安然无事到勃然变色的时机。正当我察觉他就要说出格的话而悚然一惊时，美郎的手机响了。美郎刚刚礼数周到地离席去讲电话，淳悟便把他薄而干巴的嘴角凑近我耳边。

低低的声音，年轻时没有的，但略带嘶哑。声音里透出刻薄的味道。

“……something old, 原先觉得这算什么呀，没意思。不过还是带来了。就这个。”

他探手入西服衣兜，直截了当地掏出一个东西，胡乱一

扔。嘎嗒一下，桌面上出现一个银色方形物。是个旧式小型照相机。“胶片装好的哩，花。”伴随他喃喃般的低语，我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：

“淳悟……你、这东西还留着啊！”

我颤抖着伸出手指，轻轻触摸它。照相机不像刚刚出自衣兜，冷冷地吸附上我的指头。它潮湿冰冷，如同埋在北国雪地里，冻住了。

淳悟生硬地说：

“虽然不是我的东西。那些都扔下了逃出来的。我手上的旧东西，不就它了嘛。对吧？”

“它的主人，已经死了啊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……”

淳悟审视着沉默不语的我。他的瞳仁失去了人类的神态，简直就是一个空洞无底的孔穴。那薄嘴唇慢慢张开，嘶哑的声音喃喃道：

“给杀掉了嘛。”

“对吧……可你还把这样的东西带来。要恶心我吧。”

淳悟浮现出嘲讽的笑容，用下巴示意那照相机。

“可它是我……它，不也是你吗？”

我又缓缓地把手伸向照相机。刚才感觉的冰样寒冷已经消失无踪。就在我握紧照相机之时，淳悟突然站起来。椅子发出很大声响，周围桌子的客人都望过来。黏黏糊糊的眼泪，从我眼中渗出。

——照相机是从前死去的一位老人的东西，留下来的胶片里，应该拍下了老人临终看见的杀人犯的身影。淳悟怎会满不在乎的呢？自那以来已过去了八年的岁月，而且眼看我就能把那恐怖事情忘却了。

就在我发愣之时，淳悟已默然离去，我的眼泪也在打完电话的美郎返回前止住了。我指望着从迄今的百般无奈的阴暗生活中脱身出来。我希望在还能挽回之前，找个正经人结婚，抓住实实在在的幸福。我讨厌囚禁在不快的过去里面，没有绽放便枯萎。我还年轻。

咬紧牙关，憋住几乎就要冒出来的呜咽。然后强颜欢笑。

“噢，岳父大人呢？”

“他先走啦。好像挺忙的。”

美郎知道现在的淳悟没有上班，脸上显得有点疑惑。不过，也没有再问什么。这个人早看出对我而言，养父是个负面因素。而且，美郎和淳悟无论在生长环境、性格上，都太不一样。对我的养父，美郎似乎明知他是不可理解的人，还跟他打交道。他努力以开朗的声音说：

“是吗，真遗憾啊。”

“噢，真的。”

“我还想多听听你小时候的事哩。也只有淳悟先生知道嘛。”

我的脸色慢慢阴下来。闪闪烁烁的旧日往事，在脑海里复苏过来，胸口突然很难受，仿佛被一只大手掌粗暴地攫住。美郎担心地窥视我的脸色，不知我为何沉默下来。然后轻松地岔开了话题。

“那个，你已经拿到了？”

“噢，something old，对，不过，这是秘密。”

“两人之间的秘密？明白啦。那，我们也走吧。”

和美郎一起走出餐厅。在室内时完全不察觉，到外面一看，雨势比刚才大得多。真正的暴风雨。沥青路上水流如注；